

# 愛

●

# 蓮

●

# 說

——他們在心蓮最後的話語

什麼樣的愛，讓你有勇氣面對生命的最終；  
什麼樣的愛，讓你以笑容掩蓋身上的苦痛，  
你的身上插滿了管子，但你的心上卻沒有。

在如淤泥的人生裡，清蓮綻放其中，  
呼吸著生命的甜美，吐露著感恩的喜悅。

你說，生命不在長度而在厚度，  
你說，相約再回人間再來慈濟，  
身影、話語，點滴盡在心蓮裡。





### 心蓮故事一 男人生病比較難熬

用世俗的心智來認識自己的重病，許多的男人要面對的第一個關卡就是，我不再是一個「有用」的人。帶著這樣的心情，臨終的過程就變成生命的悲劇。

亞明(化名)，是口腔癌病人，雖然他的病已經很嚴重了，臉頰被癌細胞吃出了一個很大的傷口，但是在我們的鼓勵之下，他出來幫忙照顧佛堂。

每天一個半小時整理佛堂的工作，對他來講，是一段神聖的時間。

當他恭敬地挪動佛像，專注地抹去佛桌上的塵埃，仔細地擦拭著地板時，彷彿就在這不知不覺當中，他也抹去了自己生命中的塵埃，心也逐漸亮了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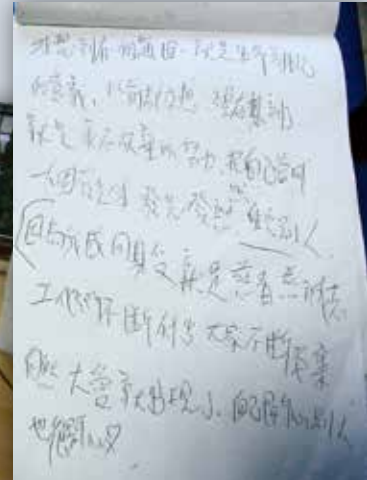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心蓮故事二 鍾老爹與毛爺爺

照片中的兩位爺爺，都已經超過七十歲。右邊的鍾老爹是肺癌患者，他的脖子開了一個氣切，以協助他呼吸，而進食也需要鼻胃管的協助。左邊的毛爺爺則是罹患大腸癌，需要依賴人工肛門來排便。

在家人和醫療人員細心的照料之下，兩位爺爺的氣色逐漸好了起來。某個早上，我們在病房裡安排了音樂活動。四人房裡的爺爺們，有的拿鈴鼓，有的拿響板、鈴鐺，音樂一放，大家就叮叮噹噹的動了起來。音樂帶動了笑容，笑容化解了隔閡，兩個爺爺伸出雙手，把關懷和祝福的力量，傳遞給對方。音樂「活動」本身，已經超越了活動的意義。

鍾老爹在這樣愛的照顧之下，努力運動，配合醫療，不久後，撤除了身邊的呼吸器，他的兒子和團隊成員帶著他去七星潭玩。而這段時間，也成了家人最美好的回憶。



### 心蓮故事之三 「你要勇敢！」來自癌末病友阿祥的鼓勵

「你要勇敢，堅強。」這句話從健康人的口中說出來，和從病人的口中說出來，意義相差很多；而如果是病人說的，對其他的病人卻能產生鼓勵的作用。

照片中左邊的主角阿祥，將近三十歲的年紀，當準備回家休養時，他還不忘去探望隔壁房的病友浩哥。阿祥不能夠坐直，只能夠用四十五度的半坐姿。同時，他做了氣切，不能夠講話，只能用寫字的方式溝通。當媽媽推著阿祥來到浩哥的病床邊時，阿祥一字一句地寫著：

我想到有一個題目，就是生命對自己的意義，以前都沒想，現在想到了，就是永不放棄的努力，把自己當成一個發光體，發光、發熱，照顧別人，因為我感同身受，就是慈青、慈誠志工，他們不斷付出，大家不斷交集，自然大愛就出現了，自己開心，別人也開心。

浩哥看了阿祥寫的心得，受到了很大的感動，他說：「雖然我們不是很有學問，可以講出人生的大道理，但是起碼我們可以告訴別人『活著真好！』」浩哥伸出手，和阿祥緊緊握在一起，兩個人相約還要再見面……

# 開發病人的內在資糧

文 / 石世明 臨床心理師

得到重病無法治癒的病人或是臨終病人，和一般的病人，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：一般疾病醫得好，所有的治療措施都朝向：協助病人回復到原來的生活。而臨終病人身體的衰敗，讓他回不到原來的生活，並且他明確地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。

在這兩種不同的條件下，「病人」的意義也不一樣。在一般病房的「病人」，重點在「病」，如何治病；而安寧療護則強調病「人」，要照顧好一個「人」，就需要關照到他的身、心、靈。這意謂著：一個帶著不可治癒疾病的「人」，如何能夠在既有的人際關係中，好好的活下來，如何能夠在身體不可回復的情況下，還能讓心、靈獲得統整和協調。

所以，臨終病人所面對的處境是：當他的身體逐漸走下坡時，他原來的社會角色，也在慢慢的崩解，像是很多中年的男病人會感嘆「生病之後，男人就不是男人了！」病人所能夠負擔的責任也越來越少，甚至在這個過程中，病人的人際關係也會改變，病人慢慢得要退出他所熟悉的社會。

那麼很多看得見的成就在失落的同时，臨終真的是一個悲劇嗎？本文就

是希望透過以上的三個圖片故事，來跟大家談談，當外在有形的東西在消逝的時候，怎麼樣讓病人已有的內在資糧（inner resource）可以被開發出來，陪伴的人要如何看待臨終的過程。

從「外在」、「有形」的部分來看，病人的工作能力已經不在了，他的社會角色、地位也不在了，他的社會交際也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下去，甚至他的親人也可能不再繼續照顧他，他的朋友不再重視他，那麼病人還有什麼呢？

我們知道：當外在有形的東西開始在消逝時，「內在」、「無形」的部分並不會受到影響。換句話說，病人的內在良能還在，作為一個人素樸的本心還在，內在最純粹的善心也還存在。即便是一個帶著身體苦痛，逐步朝向臨終的人，他還是可以跟別人分享他的經驗，他還是有能力可以去關心別人。他仍然可以去感受到太陽的溫暖，露珠的晶瑩剔透，以及這個世界的美好。當然，不論在身體的疼痛之下，或是喝下一口開水的同時，他依舊可以去感受生命，去接受愛，去付出愛，對生命感恩，對世界感恩，對他人感恩。

所以，作為一個陪伴臨終病人的陪伴者（醫療人員、志工和家屬），我

們必須要深刻明白：我們不是「教」病人什麼，更沒有能力「給」病人什麼。陪伴者的角色僅僅只是一個提醒者（reminder），所提醒的是：病人在他的內心深處，原本就具有的良知良能，原本的善心、慈悲心、感恩心、生命感，都不因為身體的敗壞而減少一分。

病人有形的身體病了，但看不見的心靈，並不因此而奄奄一息。所以經常心理師跟病人說：「我沒有把你當病人，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把你當『病』人。」因此，當病人說「我沒有辦法是一家支柱」時，我們提醒他「你擁有的還有很多。」能力和社會角色，只是身為人，一個有限時間之內的有限能力。從生命流轉的觀點來看，這樣的東西畢竟有它的「使用期限」。

就如同以上的三個圖片故事所顯示的，當病人的身體能力不如從前，我們還是鼓勵他，你可以去擦佛堂。當病人有能力把手伸出去的時候，我們提醒他：握著別人的手，傳遞你的關懷。當病人內在的良知良能顯露的時候，我們還是用輪椅推著他去跟病友心得分享，去發光、發熱。

一旦病人受到提醒，受到鼓舞，即便是朝向臨終，他慢慢有能力回過頭來，

去「認」那些一直深藏在他的內心，從來不曾消失過，卻被他「遺忘」內在資源時，或許病人眼前的路，就不會是那麼的狹窄，不可避免的臨終，身體的毀壞，這並不是一件悲劇。反而在這個過程中，病人更佳貼近生命，並且成長了他的「慧命」。

就如同上人經常提醒我們「身命有限，慧命長存」。「病人是我們的老師」，因為病人走在我們的前頭，他們用具體的身體，向我們顯露著生命的實相，同時也向我們顯示著我們的未來。每一個健康的人，都應該要誠懇地將病人當作是我們的老師，用修行的心來陪伴，而在這個過程中，「陪伴者」的內在資糧也受到了開發，我們共同地領受到生命的恩典，我們打從心裡感恩。🌸